

自由主義往那裡去？

瞿海源·平路·南方朔對談

林文璠／記錄整理

識份子來推動改革，但是這個社會顯然愈來愈需要建立新的秩序。在解嚴的狀況下，不只是以時聞來說政府宣布解嚴後，而是在心理上，許多教授說話也愈來愈無禁忌。然而回顧起來，其中有不少人在戒嚴時根本不敢說什麼，現在比誰都還凶，好像很神勇的樣子，也有不少有了新的意識形態，說起話來很專斷，雖自認是改革者甚至是自由派的學者，其實很法西斯的。又有一些老一輩的自由派學者，在戒嚴時期很勇敢，開拓了言論的空間，為自由化民主化打下基礎，然而如今或因中國意識的關係，或因專業知識和個人持有的想法和理念與現勢衝突得厲害，又無法自我突破，竟然成了自了漢，幾乎遁世去了。我個人覺得這些學者都不能真正去體會自由主義的精神，這也就形成了自由主義在台灣形成的危機。

因此台灣的知識分子，尤其是自認是改革派或自由派的學者，必須要深自警惕，要省視自己的思想言行是否符合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更積極的應該開始潛心

研讀自由主義的論著，並結合自己專業的知識，開創出台灣社會所需的自由主義來。改革派的學者不能毫不自覺地淪為無頭蒼蠅，成為具有濃厚國民黨氣質或霸氣十足的反對派，或竟成了法西斯；一生標榜自由主義的先進也不應到頭來什麼理想也沒有了，只留下滿腹的牢騷與不平，甚至傾向保守而不自知。不過，我相信這些朋友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衝擊和醞釀後，有些會再有所突破，而有助於自由主義的形成。

長遠來看，台灣的學術界逐漸已有相當的成長和規模，在知識的增長過程中，自由主義的精神會獲得滋潤。尤其是在政治上自由民主已成為必然時，自由主義發展生長的空間就會愈來愈大。也就在這個假設下，我像南方朔一樣對建立新的價值乃至新的可實踐的展望藍圖還是抱持樂觀的態度。我們應該在專業的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以及哲學的基礎上，以追求進步、公平、對人的尊重來體驗自由主義並實踐自由主義，為這個社會規劃出一個可及的遠景，應該是可能的。不過我最後要強調，這也不是一項像參加座談會那樣容易完成的工程，我們需要付出的心力必然是難以計量的。

〈下〉

負君千行淚

◎廖輝英

也難怪蓬萊產物在日本本土的銷路一直沒有長進，根本就是因為無人在推廣的緣故。

不過，丁生會決定在日本補習英文的緣故，除了基於上述做生意的理由之外，最主要還是因為這時候的日本，景氣壞到不能再壞的谷底，即使有什麼發展計劃，此刻也不是時機，只能觀望罷

丁生雖然對自己所見驚駭莫名，但是他不敢將這情況告訴天龍

，但是他不敢將這情況告訴天龍